

黃埔從軍記 (下)

張守初

師長教官一時之選

黃埔軍校入伍生爲士兵訓練，軍事學科爲典範、令；軍官正科學生軍事學科爲軍制、戰術、兵器、築城四大教程及政治、經濟、黨史黨義等課目，教官則以此等課目聘任。第四期時校長蔣中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，已從潮州返校，住在校內，經常處理校務。教育長先是鄧演達，後爲方鼎英。教授部少將主任嚴重（立三），訓練部少將主任吳思豫，經理部少將主任俞飛鵬，政治部少將主任先是周恩來後爲熊雄，步兵第一團上校團長張治中，炮兵大隊中校大隊長陳誠，政治科上校大隊長胡公冕。黨代表廖仲愷被刺後由汪兆銘（精衛）兼任，開學典禮會來訓話，以後偶而來校處理要公。他留一機要秘書駐校，代他保管印信及處理日常事務及負責簽字副署，如遇重大事件則電話請示。汪精衛雖兼任國民政府主席，而對於軍校事務亦不放鬆，有時與校長意見不合，硬是不簽字副署。有一學生犯規，校長下條子開除，汪精衛不同意，他說：「青年學子千里投奔革命陣營，應予優容，不能因犯小過而斷送其前途。」校長爲了維持威信，還是勒令該生離校，汪下手令：「准予提前畢業，以少尉派

在衛戍司令部服務。」他意圖討好學生，以打擊校長威信，由此小事起，以至鬧得不可收拾。

軍事科教官多爲保定軍校及日本士官學校出身，思想比較單純，很少共黨分子。政治教官則甚爲複雜，共黨分子幾佔半數，亦有無政府主義及其他黨派者。此外政治、經濟教授有從廣東大學（後改稱中山大學）兼任者，中央要人如丁維汾、吳稚暉、陳公博、褚民誼等亦常來校專題演講。政治教官都是一時之選，可謂陣容堅強，其思想亦太複雜。主任政治教官高語罕，粗壯高大，聲音宏亮，共產黨人，曾任大學教授，性情激烈。常在週會上公然批評校政，指責校長，中山艦事件後離校。繼任者惲代英，也是共黨分子，但是穩健和平，平易近人，講話柔聲細語，不高不低，是我見到最會講話的人。當時國民政府僅有廣東一省根據地，蔣校長繼承國父遺志，爲完成北伐統一，號召愛國人士大結合，用人唯才，不計黨派。如周恩來以共黨身分繼職傳賢任政治部主任，蔣校長對其信任有加，且任命他兼任東江行政委員。鄧演達並非共產分子，但其思想左傾，接近汪精衛。鄧教育長勤勞苦幹，可稱負責盡職，唯其剛愎自用，以致走入歧途。他身高體壯，器宇軒昂，好讀書，不苟言笑，同學們送他

個外號「瞪眼大」。每天吹起床號之前他就到處巡視，監視學生起床着裝，整理內務，每事都愛指責教訓，同學們一聽到他的大馬靴聲音，都不約而同的伸舌頭說：「瞪眼大來了！」他和校長的慈祥正相反，有人稱讚他的精明幹練，負責盡職，也有人罵他冷酷無情。繼任教育長方鼎英，週會時校長親自介紹與學生見面，並且說方教育長是他的老師，令同學格外敬重。方鼎英湖南省人，曾在日本士官學校任中國學生隊長，留着小鬍子，講話略帶湖南腔，對人很客氣，謙恭有禮，講話時常說校長告訴我們如何如何，並不依老賣老，以校長的老師自居，所以和校長相處甚爲融洽。

聯俄容共險遭不測

蔣校長繼承國父遺志，負擔革命重任，仍然聯俄容共，不幸發生中山艦事件，以致初次分共。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早晨，政治科八點至十點鐘的經濟學課程，因爲是廣東大學楊教授兼任，所以是三個中隊聯合上課。八點多鐘楊教授還沒來，大隊長胡公冕來宣布：「楊教授因事不能來上課，大家自修好了。」所謂自修不過是個交代，同學們並不認真自修，三三兩兩準備去

到校外自由活動。平日課餘到校外活動，衛兵從不干涉，今天衛兵却攔阻不准出校門，同學們問他爲什麼？他回答：「奉命行事，我也不知道爲什麼。」大家胡亂猜疑，終究不知是何原故。直到下午晚飯後，忽然緊急集合，大隊長說整隊到校本部大禮堂，聽校長訓話。我們到達以後，其他各科同學已先在場，校長走上講臺，開口就說：「我曾告訴你們，我是繼承總理革命的，如果我反革命，任何同學都可以打死我；我現在還沒有反革命，居然有同學要打死我，我實在很痛心！就是一期同學李之龍，他畢業才一年多，我提升他到少將，擔任海軍局（當時還未成立海軍部）副局長並代理局長；昨天他派了中山艦來黃埔，要劫持我，謀害我。此事我已經平定了，李之龍自承是受人利用，痛悔罪過，我已經原諒了他，你們不必擔心驚慌，安心讀書。我今天對你們宣布的是：國共依然合作，但不准跨黨，如果是共產黨員，要表明身分，退出共產黨或國民黨，只能保留一個黨籍，自由選擇。」這是緩和的初次分共。我們返回本隊後，第二天開始清查共產黨分子，政治科第二中隊有三人聲明是共產黨員，志願退出國民黨，保留共產黨籍，是否尚有共產黨員潛伏，不肯表明身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蔣校長指揮軍警監視俄顧問鮑羅廷公館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大肆指責，汪精衛憤而辭職出國，國民政府主席由譚延闓代理。事後據說中山艦事件爲汪精衛和鮑羅廷共同策劃，意在劫持蔣校長，運到海參崴，由俄人劫持到莫斯科扣留，以便於汪精衛獨掌軍政大權。政府遷臺後總統蔣公曾說：「汪夫人陳璧君曾兩次電話詢問我何時返黃埔，我感覺有異，所以就留在廣州靜觀事變，才沒有遭受劫持。」蔣公親自審問李之龍，他在校長面前坦白陳述奉到汪精衛命令經過，並寫了一份悔過書，聲明退出共產黨。蔣公基於師生之情，不但未辦其罪，仍然以少將待遇，調充軍校血花劇社社長。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漢後，命其整理漢口「新市場」改名爲「人民俱樂部」，李之龍爲管理處長。原來漢口的新市場不像現在臺灣的菜市場，而是綜合性的娛樂場所，位於後城馬路（後改稱中山大道）中段繁榮地區，內有京劇、漢劇、楚劇、揚州劇等數家戲院，有歌廳二所及各種雜技，如同上海的大世界。民國十年至二十幾年間爲鼎盛時期，每天遊人以萬計，場內亦有飲食店及賣日用品的攤販，更是野妓招蜂引蝶的場所。門票銀元一角，可以任意去觀賞各種戲劇或雜耍，可以留連大半天，從上午八點到夜晚十二點鐘，遊人不受時間限制。但是如看京戲須在大門外購買戲票，因爲京戲票價較高，視名角聲譽而隨時調整，大概五角至二元不等，既買了京戲票，則不另收門票。李之龍榮任處長，得其所哉，其生活優越超過軍師長，不幸後來被共產黨殺害，因其背叛組織，洩露機密也。

看清共產黨徒面目

周恩來祖籍浙江省紹興縣，其祖父在清朝到江蘇省淮安縣任縣知事（即縣長），父輩三人，其大伯父曾做到知府，其外祖父亦曾任知府，其父中進士時生周恩來，因爲父親考中進士，所以取名恩來，意在沐皇恩之到來也。他祖父在紹興原籍爲大地主，周氏可說是大地主兼官宦之家，何以他會做共產黨？真是奇事！入民國後，他父親曾任山東省某縣教育局長，其二伯父在遼寧省任警察局長，他在天津南開大學畢業（？）後，赴法國留學加入共產黨，任中國共產黨留法支部書記。民國十三年回國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少將副主任，戴傳賢主任隨國父北上，他代理主任，十四年初真除政治部主任。十四年夏兼東征軍政治部主任，又兼東江行政委員，可謂一帆風順。中山艦事件後，開始分共，校長召見他談話，告訴他應聲明退出共產黨，仍可以保留原職位，他回答：「我加入共產黨在先，後來參加國民黨，現在既然不容許跨黨，我就退出國民黨好了。」於是他辭去軍校政治部主任及東江行政委員職務，回到共產黨中任軍委書記（當時不稱主席）數年，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遵義會議，才把此職位交給毛澤東。周恩來中等身材，濃眉大眼，說話聲音宏亮，口齒清楚，服裝整潔，能言善道，對人彬彬有禮，外表最不像共產黨人。他利用軍校政治部主任身分，吸收黨員，不但當時在校的共產黨員及左派分子尊敬他，連後來在共黨軍中的徐向前、陳賡、林彪等都以老師相稱，無形中在共黨軍中也有黃埔派之稱。人稱周恩來爲「老狐狸」，中共每次奪權鬥爭他都置身事外，從不願坐第一把交椅，因爲他深知第一首領必將被人推倒也。

黃埔軍校第四期人數衆多，程度參差不齊，亦多傑出人才，如胡璉、高魁元、劉玉章、羅列、李彌、何志浩、滕傑、徐志道、楊蔚等儒將，

都是功勳卓著的。政治教官思想最為複雜，然皆一時上乘之選，傳授學生思想學識，好的方面與壞的方面，影響近代中國局勢甚大，用人唯才，有其利亦有其弊也。

膺選特工提前畢業

民國十五年六月，國民政府任命蔣校長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所遣第一軍軍長職位由第一師師長何應欽繼任，積極籌劃北伐。北伐急需情報人員，蔣總司令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王樂平籌劃，選拔軍校畢業及在校學生數十人，成立短期訓練班，我亦幸獲選中。為求保密，在廣州東山區附近珠江中大木船上分批訓練，任教者由有關單位派員來船上講授有關情報知識與技術。其任務為：一、蒐集情報。二、組織游擊隊，擾亂敵人後方。三、策動敵軍將領反正，以加強革命軍陣容。四、破壞敵人交通，遲滯敵軍運輸。五、組訓民衆，宣傳革命要旨，響應北伐軍。因為距畢業尚有兩個月，校長宣布凡是被選拔任特別工作者，准予提前畢業。我臨出發前即將畢業一切手續辦妥，所以四期畢業證書及同學錄上有有名有像片，也有少數人忽略，未辦手續，以致同學錄上無名無像片，後悔莫及。訓練完畢，分批化裝出發，以單人行動，到達目的地再行連絡。待遇先預支少尉薪三個月（每月四十五元），活動費三個月（每月四十元），特別實報實銷。我們豫組指導員是一期大哥李正韜（後任總司令侍從室組長），同時任特別工作者尚有王汝泮、胡長怡（二人為現任立法委員）、張興仁（現任國大代表

）。當時還沒有無線電臺配發，通報用化學藥水寫在信件夾縫中，收信人再用藥水洗出，這種方法可謂簡陋之極，但是敵軍情報人員更為拙笨，從不知化學通信技術，他們行動還是老探子的作風。我當時年輕化裝成大學生模樣，有一次在兩軍中間地帶遇到敵軍的探子，他二人用紅格子軍用地圖紙畫地圖，我假裝好奇，偷瞄了一眼，那個年長的探子說：「看什麼？小孩子，你不懂，不要亂看！」他們絕不懷疑我的身分，我真覺得好笑。我策動吳佩孚的師長任應歧反正，他以蔣總司令代表，上賓招待，他對我的言談舉止頗有好感，他說：「你貴庚有二十六七歲吧？」我感到非常高興，他意在稱讚我成熟老練，我領悟到「逢人減歲」的客氣話只適用於中年以上的人。我當時尚不足二十歲，有人叫我小孩子，有人說我有二十六七歲，真是有趣！

我在豫南一帶連絡紅槍會（民間自衛組織），為易於號召起見，總司令任命為第五路游擊司令，可是後來回到中央正規軍中，比照同期同學，仍以上尉任用，畢業不到一年，升到上尉，已經不錯了。當時軍隊急需幹部，升官很快，第一期學長畢業還不到二年，已經有許多人充任上校團長了，任少將者亦有數人。誓師北伐時將總司令四十歲，東征軍總指揮何應欽三十七歲，軍師長多在三十歲上下，團長以下人員多為十八九至二十幾歲者，所以說北伐軍官兵全是由青年組成。這種黃埔軍校師生所組成的隊伍，在英明的校長領導之下，親愛精誠，一心一德，所以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了。

深入偵察有驚無險

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別工作處，編制甚為簡單，主任之下僅有一位秘書及職員四五人，各組分批出發後，王樂平主任到達漢口，辦事處設在法租界。對總司令部連絡用密碼電報，對各組指導用密碼電報或化學藥品書寫通郵。各省名義上不稱組，由資深的同學擔任指導員，河南省指導員是一期大哥李正韜，他年齡較大，當時約三十歲上下，派頭十足，愛對人訓話，有些同學對他不滿，我對他表示尊敬，所以他對我特別好，常說：「老弟，你很好，前途大有成就。」我又被王主任選拔為豫省巡視員，相當於副指導員，同學們造謠說：「小白臉被王樂平選為女婿了，所以就升官了。」

我們的工作技術，遠不及後來的「軍統」，當時敵軍的情治人員更是差勁，舉例來說：我住在信陽火車站旅館裡，信陽負責人王汝泮（現任立委）同學來連絡，他說在旅館談話不方便（木板隔間），我們到郊外去。二人到城東方僻靜處高粱裸中墳地，他取出地圖，研究破壞信陽北方四十華里處之長臺關淮河鐵橋，以遲滯吳佩孚運兵增援汀泗橋前線。二人正聚精會神研究如何爆破，突聞一聲：「你們兩個在幹什麼？」抬頭一看，旁邊站着兩個身着軍服，腰掛盒子炮的北洋憲兵。我們二人都是大學生模樣，王汝泮年長，較為沉着，他答稱：「我們在這裡閒聊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一人回答：「我們是警備司令部的稽查，東邊逢會唱戲，恐怕有革命黨趁機作亂，

奉命去巡查。」另一人指着王同學說：「你手裡拿的是什麼？拿來我瞧瞧！」王同學回答：「是女朋友的戀愛信，怎麼能給你看看？」他二人爭執不下，王同學忽然靈機一動，對另一人說：「聽你的口音，好像是南陽人，家住在什麼地方？」他回答：「不錯，我是南陽人，家住三十里屯，你家住在那裡？」王說：「我也住在三十里屯，我們是小同鄉呀！」原先那個要信紙的人不耐煩的說：「好啦！別儘管攀同鄉了，我們還有任務，趕快去巡查會場吧！」這場有驚無險的局面就此結束了。又一次我和鄭州負責人及鐵路工人共八位，在一工人家中會商破壞鄭州以北的平漢路鐵橋事，忽然由一工人緊急通知，說是敵軍鄭州警備司令部獲知我們在此開會，已經派隊來抓人了。於是急忙分頭疏散，不到數分鐘稽查隊就來了，撲了個空。第二警備司令部處決了八個盜匪，把人頭砍下來懸掛在車站附近電線桿上。外組工作人員誤報我們八人被殺了，雖然經我向特工處陳明是誤會，可是後來武漢收復了，我回到漢口述職，還有同學開玩笑說：「我見鬼啦！你的頭不是掛在鄭州電線桿上了嗎？」

助馮玉祥攻吳佩孚

民國十六年二月，我轉移到豫西工作，其時馮玉祥已到西安，與北伐軍取得連繫。洛陽一帶為吳佩孚的勢力範圍，鎮嵩軍劉鎮華所部駐防洛陽以西至潼關地帶，意在觀望。我在灤池縣數月，積極宣傳革命要旨，暗地組訓民衆，吸收國民黨員已有百餘人，組成三個區分部，若干小組。五

月中旬，馮玉祥統率大軍師出潼關，劉鎮華見風轉舵，歸順馮軍，改編為第二集團軍第八方面軍，東進洛陽以南，攻擊吳佩孚的殘餘部隊。馮部騎兵司令鄭大章為前鋒，抵達灤池時，我率領黨員及民衆數百人，各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到郊外歡迎，司令鄭大章、副司令傅建恒等對我此舉甚為愉快，嗣後經常指導民衆協助馮軍。國民黨已公開活動，隨就召開全縣黨員大會，我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（當時縣級黨部不設主委，常委就等於主委）。

我們第四期同學已有三十多人派至馮軍工作，馮玉祥表示重用，多給予少將或上校閒職，欲求一排長而不可得。表面上是重用，實在用意是排斥，反正馮部軍官不分階級薪餉一律十元流通券（服裝伙食全為供給制），他們後來回到中央部隊中，比照同期同學以上尉任用，官降四級，薪餉升了九倍，月薪九十元。馮軍收復地區，縣長多為西安行政訓練班學生，他們的教務主任亦為黃埔四期同學。灤池縣長事必親自向我請示，他自稱學生，我當時幼稚，自視甚高，每每以教訓態度對待一縣之長。

義正辭嚴阻撓販毒

某日在縣政府開會，有一位自稱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議者，說是奉命推銷鴉片煙土充軍餉，大縣承購一萬兩，中縣承購八千兩，小縣承購五千兩。縣長說不敢做主，請示張委員意見。我甚為憤怒，起立發言：「革命軍志在救民於水火，北洋軍閥鼓勵人民種鴉片煙，刮取民脂民膏，罪

惡滔天。我們革命軍絕不容許有此傷天害理的行爲！灤池縣兵災之後已十室九空，何忍再敲骨榨髓，毒害人民，再置人民於倒懸！」言罷衆人瞠目相視，該參議怒目指責我阻撓籌劃軍費，製造糾紛，二人爭吵，幾至動武。他於會後去見總部軍法處長，要求抓我訊辦，軍法處長告訴他：「強銷鴉片煙土，本來是不光明的事情，只可暗中交易，不可公然強銷。他（指筆者）是蔣總司令派來協助我們的，抓了他自找麻煩，算了吧！不在灤池一縣推銷，損失也不會太大吧。」灤池縣人民終於免受一次災害。

十六年四月，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，汪精衛回國，蔣總司令親往上海晤談，勸汪到南京仍任國民政府主席，汪堅決拒絕，潛赴武漢。他以武漢政府為正統，因為北伐初期國民政府隨軍從廣州遷移武漢，大多數黨政委員留在武漢，譚延闓代理國府主席。汪精衛聲稱回國復任國民政府主席，並與陳獨秀聯名發佈國共合作宣言，並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所有部隊歸軍事委員會統轄，由汪精衛、唐生智、譚延闓、程潛、鄧演達五人組成主席團。南京也成立國民政府，寧漢分裂為兩個政府。特別工作處主任王樂平被視為右派，備受共黨分子及左派攻訐，逃往上海，特別工作處陷於停頓，好在我們已領到四五六三個月的經費。六月初武漢北伐軍與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在鄭州會師，六月中旬馮玉祥與蔣總司令在徐州會議，一致支持南京國民政府，我們豫省特別工作人員就返回中央部隊，初期的特別工作至此告一段落。（全文完）